史記三家註/卷07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七十三

史記卷七十四
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
作者：司馬遷

卷七十五

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

〈索隱按：序傳孟嘗君第十四，而此傳爲第十五，蓋後人差降之矣。〉

太史公曰：余讀孟子書，至梁惠王問「何以利吾國」，未嘗不廢書而歎也。曰：嗟乎，利誠亂之始也！夫子罕言利者，常防其原也。故曰「放於利而行，多怨」。自天子至於庶人，好利之弊何以異哉！

孟軻，騶人也。〈索隱軻音苦何反，又苦賀反。鄒，魯地名。又云「邾」，邾人徙鄒故也。　正義軻字子輿，爲齊卿。鄒，兗州縣。〉受業子思之門人。〈索隱王劭以「人」爲衍字，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。今言「門人」者，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。〉道既通，游事齊宣王，宣王不能用。適梁，梁惠王不果所言，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。當是之時，秦用商君，富國彊兵；楚、魏用吳起，戰勝弱敵；齊威王、宣王用孫子、田忌之徒，而諸侯東面朝齊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，以攻伐爲賢，而孟軻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。退而與萬章之徒〈索隱孟子有萬章、公明高等，蓋並軻之門人也。萬，姓；章，名。〉序詩書，述仲尼之意，作孟子七篇。〈正義孟子有萬章、公明高等，孟軻撰，趙岐注。又一本七卷，劉熙撰。又一本九卷，綦毋邃撰也。〉其後有騶

子之屬。

齊有三騶子。〈正義三騶：騶忌、衍、奭。〉其前騶忌，以鼓琴干威王，因及國政，封爲成侯而受相印，先孟子。

其次騶衍，後孟子。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，不能尚德，若大雅整之於身，施及黎庶矣。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，終始、大聖之篇十餘萬言。〈正義七錄云：「鄒子，鄒衍撰。」七略云：「鄒子二種，合一百條，篇亡。今惟此，又似後人所記。」〉其語閎大不經，必先驗小物，推而大之，至於無垠。先序今以上至黃帝，學者所共術，大並世盛衰，〈集解並，蒲浪反。　索隱言其大體隨代盛衰，觀時而說事。　〈正義並，蒲浪反。言大並依時浮沉而說事。〉〉因載其禨祥度制，推而遠之，至天地未生，窈冥不可考而原也。先列中國名山大川，通谷禽獸，水土所殖，物類所珍，因而推之，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。稱引天地剖判以來，五德轉移，〈正義五德：木、火、金、水、土。〉治各有宜，而符應若茲。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，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。〈索隱桓寬、王充並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，干惑六國之君，因納其異說，所謂「匹夫而營惑諸侯」者是也。　〈正義鹽鐵論及論衡並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，熒惑六國之君，因納其異說。所謂「匹夫而熒惑諸侯」者也。〉〉中國名曰赤縣神州。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，禹之序九州是也，不得爲州數。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，乃所謂九州也。於是有裨海環之，〈索隱裨音脾。裨海，小海也。九州之外，更有大瀛海，故知此裨是小海也。且將有裨將，裨是小義也。〉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，如一區中者，乃爲一州。如此者九，乃有大瀛海環其外，天地之際焉。〈正義言一州縣有裨海環繞之。凡天下有九州，有大瀛海環繞其外，乃至天地之際也。〉其術皆此類也。然要其歸，必止乎仁義節儉，君臣上下六親之施，始也濫耳。〈索隱濫即濫觴，是江源之初始，故此文意以濫爲初也。謂衍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，行事之所施所始，皆可爲後代之宗本，故云濫耳。　正義六親：外祖父母一、妻母二、姨、妹之子三，兄弟子四，從子五，女之子六。王弼云：「父母兄弟妻子。」鄒子睹有國者益淫侈，不能尚德，須若大雅整之身，延及黎庶矣。乃作術，其終要歸乎仁義、節儉、君臣、上下、六親之施。始，初也。猶泛濫未能周備，故云「濫耳」，若江源濫觴。〉王公大人初見其術，懼然顧化，〈索隱懼音劬。謂衍之術皆動人心，見者莫不懼然駐想，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，謂欲從其術也。按：化者，是易常聞而貴異術也。〉其後不能行之。〈正義懼，俱遇反。王公大人見衍無不懼然念駐，欲顧其術以化民，其後亦不能行。〉

是以騶子重於齊。適梁，惠王郊迎，執賓主之禮。適趙，平原君側行撇席。〈索隱按：

《字林》曰「襒音疋結反」。韋昭曰「敷蔑反」。張揖《三蒼訓詁》云「襒，拂也。謂側而行，以衣襒席爲敬，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」。〉如燕，昭王擁彗先驅，〈索隱按：彗，帚也。謂爲之埽地，以衣袂擁帚而卻行，恐塵埃之及長者，所以爲敬也。　正義〉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，築碣石宮，〈正義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。〉身親往師之。作主運。〈索隱按：劉向《別錄》云鄒子書有主運篇。〉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，豈與仲尼菜色陳蔡，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！〈索隱按：仲尼、孟子法先王之道，行仁義之化，且菜色困窮；而鄒衍執詭怪營惑諸侯，其見禮重如此，可爲長太息哉。　正義孔子、孟子法先王之道，行仁義之化，且菜色困窮。鄒衍執詭怪，惑諸侯，反見尊禮，痛哉！時君之無識也。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，伯夷餓不食周粟；衞靈公問陳，而孔子不答；梁惠王謀欲攻趙，孟軻稱大王去邠。〈索隱今按：孟子「太王去邠」是軻對滕文公語，今云梁惠王謀攻趙，與孟子不同。　正義邠，彼珉反。〉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！持方枘欲內圜鑿，〈正義圜，音員也。鑿，在竈反。〉其能入乎？〈索隱按：方枘是筍也，圜鑿是孔也。謂工人斲木，以方筍而內之圜孔，不可入也。故楚詞云「以方枘而內圜鑿，吾固知其齟齬而不入」是也。謂戰國之時，仲尼、孟軻以仁義干世主，猶方枘圜鑿然。〉或曰，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，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，作先合，〈正義先合人主之好，乃得見用，然後之大道。〉然後引之大道。騶衍其言雖不軌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？〈索隱按：《呂氏春秋》云「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」，是牛鼎言衍之術迂大，儻若大用之，是有牛鼎之意。而譙周亦云「觀太史公此論，是其愛奇之甚」。　正義太史公見鄒衍之說怪迂詭辯而合時君，疑衍若伊尹、百里奚先作牛鼎之意。〉

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，〈索隱稷下，齊之城門也。或云稷下，山名。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。〉如淳于髡、慎到、環淵、〈索隱按：劉向《別錄》「環」作姓也。〉接子、〈索隱古著書人之稱號。〉田駢、〈索隱步堅、步經反二音。〉騶奭之徒，〈正義慎子十卷，在法家，則戰國時處士。接子二篇。田子二十五篇，齊人，游稷下，號「天口」。接、田二人，道家。騶奭十二篇，陰陽家。〉各著書言治亂之事，以干世主，豈可勝道哉！

淳于髡，齊人也。博聞彊記，學無所主。其諫說，慕晏嬰之爲人也，然而承意觀色爲務。客有見髡於梁惠王，惠王屏左右，獨坐而再見之，終無言也。惠王怪之，以讓客曰：「子之稱淳于先生，管、晏不及，及見寡人，寡人未有得也。豈寡人不足爲言邪？何故哉？」客以謂髡。髡曰：「固也。吾前見王，王志在驅逐；後復見王，王志在音聲：吾是以默然。」客具以報王，王大駭，曰：「嗟乎，淳于先生誠聖人也！前淳于先生之來，人有獻善馬者，寡人未及視，會先生至。後先生之來，人有獻謳者，未及試，亦會先生來。

寡人雖屏人，然私心在彼，有之。」〈索隱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也。有之，謂我實有此二事也。〉後淳于髡見，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。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，髡因謝去。於是送以安車駕駟，束帛加璧，黃金百鎰。終身不仕。

慎到，趙人。田駢、接子，齊人。環淵，楚人。皆學黃老道德之術，因發明序其指意。故慎到著十二論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今慎子，劉向所定，有四十一篇。」〉環淵著上下篇，而田駢、接子皆有所論焉。

騶奭者，齊諸騶子，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。

於是齊王嘉之，自如淳于髡以下，皆命曰列大夫，爲開第康莊之衢，〈集解《爾雅》曰：「四達謂之衢，五達謂之康，六達謂之莊。」　正義言爲諸子起第宅於要路也。〉高門大屋，尊寵之。覽天下諸侯賓客，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。

荀卿，趙人。〈索隱名況。卿者，時人相尊而號爲卿也。仕齊爲祭酒，仕楚爲蘭陵令。後亦謂之孫卿子者，避漢宣帝諱改也。〉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。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；奭也文具難施；淳于髡久與處，時有得善言。故齊人頌曰：「談天衍，雕龍奭，炙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亂謁』。」　正義謁，音化。亂謁，疾言也。〉過髡。」〈集解劉向《別錄》曰：「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，天地廣大，盡言天事，故曰『談天』。騶奭脩衍之文，飾若雕鏤龍文，故曰『雕龍』。」《別錄》曰「過」字作「輁」。輁者，車之盛膏器也。炙之雖盡，猶有餘流者。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輁也。左思齊都賦注曰「言其多智難盡，如炙膏過之有潤澤也」。　索隱按：劉向《別錄》「過」字作「輁」。輁，車之盛膏器也。炙之雖盡，猶有餘津，言髡智不盡如炙輁也。按：劉氏云「轂，衍字也」。今按：文稱「炙轂過」，則過是器名，音如字讀，謂盛脂之器名過。「過」與「鍋」字相近，蓋即脂器也。轂即車轂，過爲潤轂之物，則「轂」非衍字矣。〉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，〈索隱按襄王名法章，湣王子，莒人所立者。〉而荀卿最爲老師。齊尚脩列大夫之缺，而荀卿三爲祭酒焉。〈索隱按：禮食必祭先，飲酒亦然，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，後因以爲官名，故吳王濞爲劉氏祭酒是也。而卿三爲祭酒者，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，而皆爲其所尊，故云「三爲祭酒」也。〉齊人或讒荀卿，荀卿乃適楚，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。〈正義蘭陵，縣，屬東海郡，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。〉春申君死而荀卿廢，因家蘭陵。李斯嘗爲弟子，已而相秦。荀卿嫉濁世之政，亡國亂君相屬，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，信禨祥，鄙儒小拘，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，於是推儒、墨、道德之行事興壞，序列著數萬言而卒。因葬蘭陵。

而趙亦有公孫龍〈索隱按：即仲尼弟子名也。此云趙人，弟子傳作衞人，鄭玄云楚人，各不能知其真也。又下文云「並孔子同時，或曰在其後」，所以知非別人也。　正義〉爲堅白同異之辯，〈集解晉太康地記云：「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，特堅利，故有堅白之論，云『黃，所以爲堅也；白，所以爲利也』。或辯之曰『白，所以爲不堅；黃，所以爲不利』。」　正義《藝文志》公孫龍子十四篇，顏師古云即爲堅白之辯。按平原君傳，騶衍同時。《括地志》云「西平縣，豫州西北百四十里，有龍淵水」也。〉劇子之言；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按應劭《氏姓注》直云『處子』也。」　索隱按：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，前史不記其名也，故趙有劇孟及劇辛也。　正義　〉魏有李悝，盡地力之教；〈正義《藝文志》：「李子三十二篇。李悝相魏文侯，富國彊兵。」〉楚有尸子、長盧；〈集解劉向《別錄》曰：「楚有尸子，疑謂其在蜀。今按尸子書，晉人也，名佼，秦相衞鞅客也。衞鞅商君謀事畫計，立法理民，未嘗不與佼規之也。商君被刑，佼恐并誅，乃亡逃入蜀。自爲造此二十篇書，凡六萬餘言。卒，因葬蜀。」　索隱按：尸子名佼，音絞，晉人，事具《別錄》。長盧，未詳。　正義長盧九篇，楚人。〉阿之吁子焉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阿者，今之東阿。」　索隱阿，齊之東阿也。吁音羊。《別錄》作「羊子」，今「吁」亦如字也。　正義按：東齊州也。《藝文志》云「吁子十八篇，名嬰，齊人，七十子之後」。顏師古云音弭。按：是齊人，阿又屬齊，恐顏公誤也。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，世多有其書，故不論其傳云。

蓋墨翟，宋之大夫，善守禦，爲節用。〈集解墨子曰：「公輸般爲雲梯之械成，將以攻宋。墨子聞之，至於郢，見公輸般。墨子解帶爲城，以牒爲械。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，墨子九距之。公輸般之攻械盡，墨子之守固有餘。公輸般詘，而言曰：『吾知所以距子矣，吾不言。』墨子亦曰：『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，吾不言。』楚王問其故。墨子曰：『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，殺臣，宋莫能守，可攻也。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，雖殺臣，不能絕也。』楚王曰：『善哉，吾請無攻宋城矣！』」　索隱注「爲雲梯之械」者，按梯者，構木瞰高也；雲者，言其昇高入雲，故曰雲梯。械者，器也。謂攻城之樓櫓也。注「墨子解帶爲城」者，謂墨子爲術，解身上革帶以爲城也。注「以牒爲械」者，按牒者，小木札也；械者，樓櫓等也。注「公輸般之攻械盡」者，劉氏云「械謂飛梯、撞車、飛石車弩之具」。詘音丘勿反。謂般技已盡，墨守有餘。禽滑釐者，墨子弟子之姓字也。釐音里。〉或曰並孔子時，或曰在其後。〈索隱按：《別錄》云「今按墨子書有文子，文子即子夏之弟子，問於墨子」。如此，則墨子在七十子之後也。〉

索隱述贊六國之末，戰勝相雄。軻游齊、魏，其說不通。退而著述，稱吾道窮。蘭陵事楚，騶衍談空。康莊雖列，莫見收功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